

色身不在 法身常存 — 張錦德

「對台灣社會來說，聖嚴法師圓寂，誠然走了一位得道高僧，但卻留下了完美的人格典範。」2月15日聖嚴法師追思法會暨植存典禮上，總統馬英九代表政府及所有國人，親自頒發褒揚令給聖嚴法師，並感念法師一生不凡的奉獻，一句「台灣曾經有您，真好！」娓娓道出全國對法師不捨的真情，情深而意重。

2月3日，聖嚴法師捨報了，法師示寂之後，十多天來受到媒體的關注，更有成千上萬的民眾前往法鼓山瞻仰法相、參與法會。偌大的靈堂遵照法師遺言的指示，簡約而莊嚴，只掛一幅書家寫的輓額「寂滅為樂」，以及「無事忙中老，空裡有哭笑，本來沒有我，生死皆可拋」一偈，了然生死的從容。

遺言中又說「不發訃聞、不築墓、不建塔、不立碑、不豎像、勿撿堅固子」，遺骸是留給世人的最終物證，築墓、立碑，那是記載生命旅程的重要依據，法師全部打破，甚至連宣告出生、死亡的訃聞也不發布，那意味著法師在人間徹底註銷紀錄，有如他法語所說的「生生滅滅無生滅，來來去去不來去」，是從未來過，也從未死去，如塵埃過客，是了無痕跡，什麼都沒有留下來。

然而就算像燈火一般的平凡寂滅，電光石火的瞬間，也在世人的心中留下圓滿的智慧。在參與佛事的過程中，不少信眾才知道念佛，可以安心，能夠轉化心中的不捨與感傷，進而提起正念，精進修行。也有不少人感念聖嚴法師的大願，內心自然生起了大願心，在這兩星期中，發心上山擔任義工，護持佛法的願，不因風雨而產生退心。更有不少人在參與法師的植存儀式，才明白原來死亡只是生命必然的過程，打破對死亡的恐懼與禁忌。法師破除色身執著的以身示範，也引起外界對環保自然葬的關注，詢問者大增。

看似什麼都沒有留下來，法師留下來的佛法寶藏，反而很多、很多。佛事是依照法師的遺訓及理念規畫，禪宗祖師教示「不立文字，以心傳心」，這場佛事無疑是法師辭世後的一場無聲心法。在法的熏益下，法鼓山僧團及信眾在短短幾小時內，即齊心共力完成相關佛事，儘管連夜未眠，但隔天一早每位常住法師仍充滿精神，展現法鼓山第二代的能量，這一點讓雲門舞集的創辦人林懷民深深感動。而佛事的莊殊勝嚴，不僅受熏於法鼓山，在各界的參與及回響下，讓社會大眾進一步領受聖嚴法師的教法，如實瞭解佛法是這麼好。

僅僅十多天的莊嚴佛事所帶來的感動，讓許多人受益無數。更別說細數聖嚴法師一生，對佛教的開創與影響、對社會淨化與世界和平的推動，很難用簡單的文字就能道盡。中國大陸學者何建明以「樹立起來的現代文化僧和學問僧的形象」、「將中國禪學與禪法以現代形式推向異域文化」、「創建了法鼓山僧團和法鼓山文化教育事業」、「推進了現代人間佛教理論與實踐的創造性建設」、「確立了法鼓山以法統、法脈為主、禪風一致化、人事本土化和管機制化的發展方向」五點來強調

法師對佛教的貢獻及對未來的影響。

任何一項歷史貢獻，都是法師站在漢傳佛教的基準點上，承先啟後的開展而來，誠如《中時晚報》前社長陳國祥在《中國時報》社論所說，聖嚴法師是將「整體佛法融通貫串，相互包容涵攝，冶於一體，而不固守一宗一派之見，且摒除一時一地之限。」他深入經藏，將《般若經》中說的「成熟眾生，莊嚴國土」這段話落實人間，以「提昇人的品質，建設人間淨土」作為現代詮釋。大眾所熟知的「心靈環保」，則取自《維摩經》所說的「隨其心淨則佛土淨」，以及《華嚴經》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」、「罪性本空由心造，心若滅時罪亦亡」，以「一切唯心」觀點衍生而來。

至於朗朗上口的「面對它、接受它、處理它、放下它。」則是法師融通禪的觀念與方法，將一般大眾總是誤解為「奧妙、神秘」的修行法門，清晰、平易的化作踏實的生活態度。

而法師的影響也不只限於佛教，更是超越了宗教藩籬，誠如弟子繼程法師所說：「師父也是一位社會運動的推行者，師父積極的參與社會的人文與道德的建設。」聖嚴法師晚年所積極推動家庭、生活、校園、自然、職場及族群倫理的「心六倫」運動，確實對台灣社會和全體國人產生了極大的影響。早年倡導的心靈環保，從內心進行淨化而達到環保的生活的完成，更是能讓所有不同文化背景、思想理念、教育程度、宗教信仰的大眾能加以接受。2002年，心靈環保的理念更被納入聯合國的憲章裡，作為環保工作中，對全體人類的啟示，以普示人間大眾。

一個人能得到這麼多的感念，在世俗觀點上，這一生應該算是功成名就，然而，聖嚴法師對於自己一生在弘法、教育、學術、社會關懷各方面的成就，卻是看得雲淡風輕。他曾說：「因為眾因緣的促使，所以會有種種法相應而生，我們在這個時代的一切作為，都是由於這個時代佛教四眾弟子共同的願望。」這是聖嚴法師「隨順因緣、掌握因緣、創造因緣」的修行智慧。

法師一生行腳八十載，雖然艱苦多病，卻總是充滿感恩，感恩佛菩薩為他安排了這樣一個生命的歷程，讓他有機會奉獻。法師將活著當成是佛菩薩給他的責任、給他的使命，給他的任務，把握每一個當下，積極奉獻自己的生命。羸弱的病軀，卻有著如此強的心力，背後支撐的是對正信佛法的願心所驅動。

2008年12月31日聖嚴法師例行檢查，發現病況危急，但是1月3日，聖嚴法師仍強忍著病痛現身在農禪寺的歲末感恩分享會，那是法鼓山對全台信眾關懷感恩的日子。當天主持人請法師開示，法師虛弱地說：「還要我說什麼呢？我該說的已經都說過了！」這句話成了法師在公開場合最後的話語。

此情此景，不正是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所說的：「豈可我今更欲示諸苾芻

希有之法？阿難陀，我所應說皆已說竟，悉令解了內外諸法。」那是佛陀入滅前對阿難所說的，意思就是比丘僧伽對於我有什麼期待？我不是已經不分內外地，將法全部講說了嗎？仔細推敲法師言下之意，不外是要僧俗四眾以「法」為洲，以佛法的教示為依歸。

法師畢生主持正信佛法，對正法的維護，更是他在生命最後階段所念茲在茲。1月中旬，法師更在病中召集弟子、信眾，特別告誡要護持弘傳正法，並強調「法鼓山係依正法而存在，依正法而傳承」，殷切囑咐弟子要堅持漢傳佛教的法統，要大眾珍惜法鼓山這樣一個漢傳佛教傳承的發源地。

對佛教徒而言，法是修行的指引，護持、弘揚正法才能使佛法源遠流傳。兩千六百多年來，佛法並沒有因為佛陀涅槃而消失殆盡，反而在印度消失後，卻在世界各地開枝散葉。聖嚴法師的成就也是繼承、發揚了太虛大師「興辦佛教教育」、「建立現代化僧團」、「推動人生佛教」的未竟之功，他說：「法鼓山『建設人間淨土』的理念，是根據太虛大師的思想而來的，雖然他一生之中未能實行，而我到現在為止，很慚愧的，並沒有能夠普遍地弘揚實施，但還是能夠在我們法鼓山這個小小團體中，努力耕耘。」

以法為依歸，更要有菩薩般的願行，當年聖嚴法師看完太虛大師的傳記時，很受感動，他發願要效法太虛大師，建立現代化僧團：「雖然自己的德行不足，德化的力量也不夠，但是我抱著有多少人出家，就建立多大僧團的心情，有十個人，我就建立一個十人僧團……最重要的是，這個僧團是照著戒律生活的現代出家人，現代出家人要為社會、眾生服務奉獻，這就是現代化僧團，也是法鼓山目前所建立的僧團。」

從這點看來，聖嚴法師的示寂並不代表一個時代結束，只要有願，以正法為依止，相信因緣，把握因緣，創造因緣，那更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。不論是「護持正法，弘揚佛法」，還是「建立法鼓大學」、「提昇人的品質，建設人間淨土」，甚至是如「世界和平」一般的普世大願，只要能在心中播下願力的種子，秉持著「虛空有盡，我願無窮」的精神，每個人都可以是聖嚴法師的鼓手，接續著法師的法身慧命，敲響法鼓，讓法音遍響十方世界。

《人生》雜誌 307 期